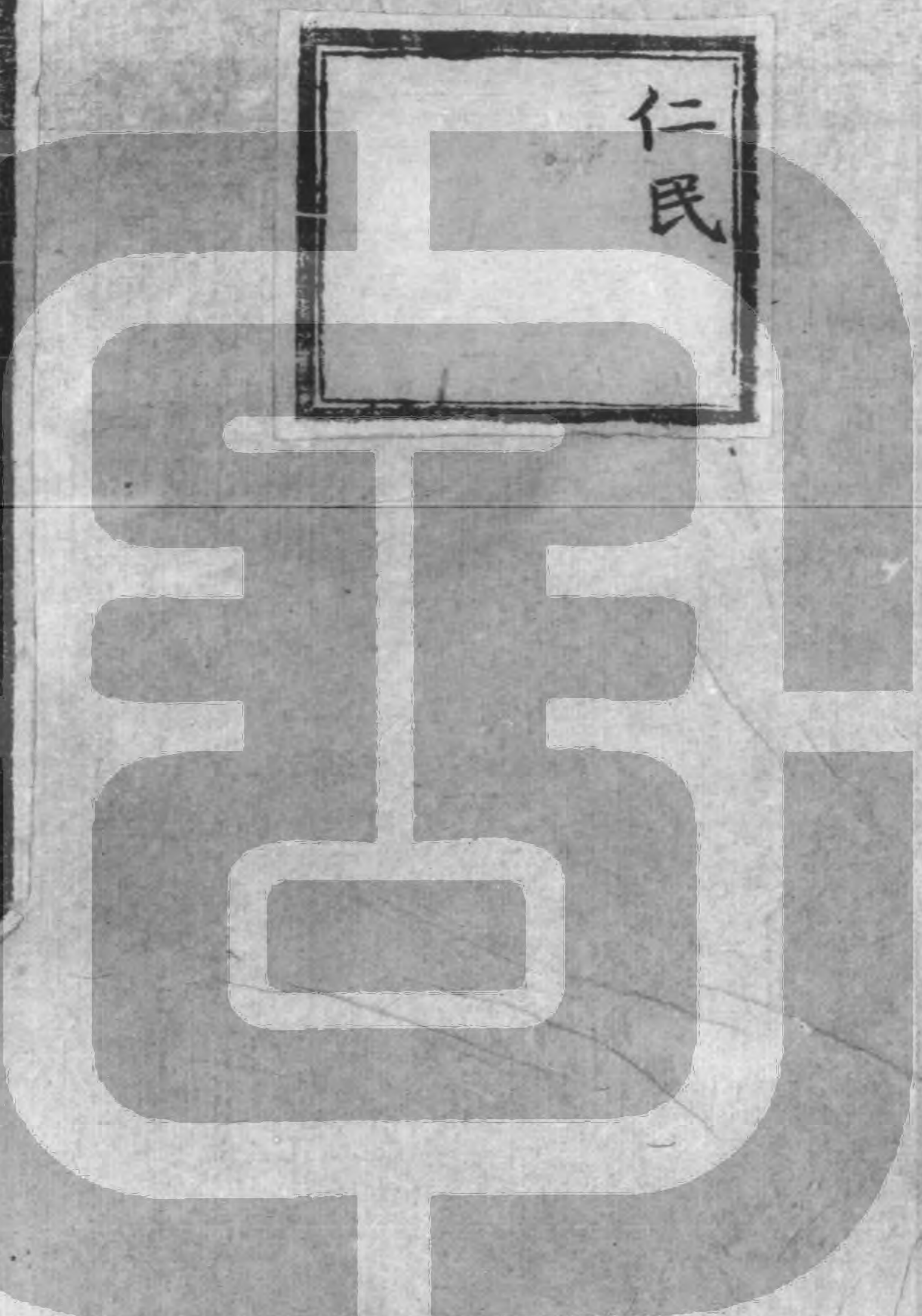


6244
:48

仁
民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八
之一百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

仁民

宋孝宗乾道元年。施師為臨安府教授。用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息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汝。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

六年。汪應辰論愛民六事。劄子曰。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為於天下。雖醜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

下為之驗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徇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君所為。求君所欲。盡心力為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戰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為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愛養斯民。尤致意焉。臣

詞令。見於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庶度也。其三曰。權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歛。以取辦。雖未能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積之吏。徃徃刻利進獻。頃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今者。願陛下必行緝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糶糧儲。備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真給降本錢。兼使州縣於百姓

重賦之外。復有此等陪備。或更並緣肆為奸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為盜也。今雖已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歛。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係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勳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

應辰知平江府。辭朝論養民疏曰。臣聞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固已然矣。自三代以後。分裂擾亂。無所不有。其能得天下而保守之者。亦未有不先得其民也。可以見孟子之言。為萬世不易之理矣。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皆以

仁恩義澤。涵養天下。治步久長。雖三代有所不及。中更變故。而民心變戴。有隕無二。以能復建中興之業。得民之效。有如此者。陛下以聖德撫世。仁民誠意。未嘗不以斯民為念。然臣竊謂養民之政。雖在今日。為甚切。而在今日。亦為甚難。昔周公作無逸。以為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言上無妄費。則下無橫歛。民之供於上者。皆正也。今陛下勤勞恭儉。固未嘗有逸豫之事。惟是艱難以來。事緒百出。費用數倍。是以賦歛煩重。禁權嚴密。而國用猶且匱乏。雖欲以萬民惟正之供。其勢有未可者。此養民之政。在今日。所以為甚難也。然而事固有不得已者。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伏見比年以來。進言獻計之人。往往不究事之是非。不卹民之休戚。苟欲以取新立異。矜智飾辯。使使凋瘵之民。騷動疲敝。而其實於國無毫髮之益。若此類者。蓋

未易以一二數。陛下試取已行之事。夷考而省察之。皆無遜於聖鑒矣。昔元祐宰相范純仁以為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妄說利害。覩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敝。常必由斯。臣竊謂純仁之言。明白簡當。切於治道。伏望陛下於聽言舉事之際。審其是非。計其輕重。而究其本末之叙。成敗之效。庶幾事不至於輕舉。民不至於重困。亦以使天下之人。知聖主惻怛之意如此。而其所不得已。而取於民者。特勢有所不免爾。以陛下之勤勞恭儉。至誠不怠。力行不倦。天意益順。國勢益強。必將併與今日所不得已者。吹茅而蠲減之。以幸天下矣。臣不勝至願。

八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陛下以幣券太輕。日夜憂之。一旦內出積鏹。以百萬計。為權之之術。旬日未軍。民既被實惠。嗚呼之聲。徧于行都。推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之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說。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於它路。蓋四方州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莫敢輕發。惟近甸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發諸郡。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是也。竊料陛下特未詳知。知則必有以使之矣。臣雖書告。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為空談。然而日侍清光。竊歎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也。敢冒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愛惜民力。譬如子弟富實。而日父兄有不時之須。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怨。不必平居無事。曠

增科調使陳成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
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
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
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
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
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六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
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
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
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
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憮佞括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
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
然猶必使越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義者，則雖或災傷年

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
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
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
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
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
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
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
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苛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
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
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
依分數蠲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
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權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伏見比者。臣寮有請以福建等處。有不舉子之風。乞支錢米以濟貧乏。陛下推天地好生之德。特從其請。息至渥矣。然其間尚有委曲。臣請續終其說。姑以臣前任慶州言之。小民以山瘠地貧。生男稍多。便不肯舉。女則不問可知。村落間至無婦可娶。買於它州。計所天殺。不知其幾。檢准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姪。支常平米四石。十五年。指揮改支常平米一石。又看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與收生之人。皆徒刑編置。賞罰具著如此。而此風未殄者。蓋州縣以常平積欠。救過不暇。決不敢以此非時義倉支賜。既不復行。罪名亦不復問。臣伏觀去冬。聖旨將諸路常平義倉漏底折欠。十七萬八千餘石。盡行除放。若以此數救不舉之子。當活十七萬八千餘人。而典吏巨蠹。陷失如此。陛下尚早置而不問。臣決知陛下無所惜於貧乏之家也。昔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穀百石。專儲以春桑。

兒。是時初無常平給賜之令。使軾在今日。則推廣上恩。當如何哉。臣愚欲望聖慈。中飭諸路提舉司。并州縣長吏。有似此風俗之處。依舊降指揮。勘會貧乏。如數支賜。又須申嚴法禁。與之並行。并窮山僻縣。常平義倉所管數少。不了支給。定成空文。乞令運司。依蘇軾遺意。措置寬剩。量撥助之。每歲各具支通錢米。活過赤子數目。奏聞。予以溢。聖朝仁壽之福。得清廟靈長之休。抑又得十年生聚之義。惟宸慈軫念。

成大為數文。閣待制四川軍制使。又上奏曰。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帝與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基也。得民有道。仁之而已。有推得薄賦歛。蠲其疾苦。而便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而。德之撫我。則雖天不能改之變。而况蠻夷盜賊水旱之作。安能搖其本而輕動哉。此甚易知易行。而後之論治者。往往過計。謂天下之大。

將人人而濟之。安得力而給諸。於是輕言功利。而重言道德。卒之道
德不遠。而功利亦無聞焉。雖然。論治者皆以仁民為難。而臣今敢以
為非難者。誠有得於聖主躬行之效。小臣將命實親見之者。請略詳
其目。延若四蜀酒估之惠。人不聊生。陛下膚斲歲捐錢五十萬。以代
之償。此令一下。五十餘郡驩呼祝聖者。沸天隱地。旬日皆徧。士大夫
舞手相慶。以謂吾蜀當有數十百年之安。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
此者。又如關外和糶之困。詔旨下詢。有司未知所出。陛下膚斲先免
階成。和鳳一年之糶。異時歲雖大熟。不足輸官。淳熙三年。免糶令下。
秋旱薄收。而四州粒米狼戾。充箱溢筥。排門求售。較之穰歲物價反
平。漕臣行部過之。遣使遮道誦說。東向感恩。或至涕下。臣於是知民
之易惠。有如此者。恭惟聖主端委穆清之上。一動其念。加諸遠民。而
萬里之外。覲惠不應。猶如影響。微臣不佞。愚心了然。見王道之易易

焉。孟子謂保民而王。易善折枝。而非挾山超海之難。不為過論。臣奉
拳之誠。更願帝惠廣運。益加聖心。深詔內外執事。曉然知陛下仁民
固本之指。凡吾民疾苦。悉以上聞。苟有可以惠利便安之者。勿率故
常。臨以膚斲。使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固有不被堯舜之澤。如是
則衆心成城。道德有威。惟恩以保四海。天下可運諸掌矣。其何大欲
之不濟哉。此陛下躬行之效。謹於孟軻之言。非臣臆說。惟聖神財幸。
李椿通判廣州。未赴召。上奏曰。臣竊以國家天下。譬之一身。朝廷腹
心也。州縣四肢也。百姓膏血也。使膏血和暢。四肢康強。腹心寧靜。則
身安可保矣。苟傷其膏血。痺其四肢。而曰吾耳目腹心無恙。臣不信
也。孟子有之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民矣。仰惟陛下護國如護元氣。愛民如愛赤子。今大農不參
諸路之虛實。監司不卹州縣之匱乏。州縣不卹百姓之困窮。致百姓

心不服。縣。縣心不服。州。州心不服。監司。實有以使然也。州縣常賦。固有定數。非法科敷。固有約束。諸州有合起月椿大軍。錢谷格案。名已自不足。又經總制許增不許虧。既曰無額上供。而復立額。州縣官兵諸路上司未嘗計度。此州所以心不服。監司者也。州舊財賦於縣。或立帳。或掛圖。或揭貼。具縣之合解色目。不復問其所自出。驅督嚴急。縣既被督。則亦巧作名色。取之於民。民或有訴州縣。監司不得不公行。此縣所以心不服。州者也。縣道唯財賦辦者。為能文。惶憐之政。幾希。民之疾苦。誰復過而問焉。此百姓心不服。縣者也。天下皆是也。臣不敢醜。縷以瀾聖聽。且以諸軍揀汰人論之。自累年諸軍揀汰。使臣軍員不知幾何人矣。添差分在諸州。月增費錢米。不審省部監司曾有取會其數。奏陳計度者乎。建議揀汰疾老者。必曰。可以減省。總領所支遣諸州。不必卹此。誠建議者存心。決非念陛下赤子者也。何異漢

其膏血四肢。自謂無恙者。安得卹民心之義哉。然則兵老不揀。可免百戰之士不存。卹可乎。存卹老疾義士。顧念無術。今揀汰使臣扶老携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道路飢困狼狽之狀。見者憐之。所在州軍闕乏。不得請受者。十六七。既滿之後。赴部參選。扼以呈試格法。久之。有所授者。闕不下五七年。何以為待闕之資。不得差注者。亦又多矣。其所謂存卹徒有其名。官司兩受其弊耳。已添差在諸州者。蓋無如之何矣。臣愚欲望聖斷。令百官集議。自今諸軍揀汰人。所以存卹久遠可行之理。庶幾有功戰士。被其實惠。州郡亦可支措。不為小補。

王質上奏曰。臣嘗論之。古之為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為民者。無所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而氣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惟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

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於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為補習其宮室。以庶幾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為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殞蔞。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已裳。而公子則以玄黃。務以為已裘。而公子則當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為吏者優游泮澳。得以盡其

志。而為民者謹朴勤厚。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有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君設法以闢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聞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聞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於秦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紛紛剗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以為為吏民不可使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讎。而不可止。而後之於天下者。不能操其爭之心。而反技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闕。其初欲制奸吏而不知其弊。或至於畏奸吏。奸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畏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啗童僕以伺其陰。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

既遺。它日則持之。以為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墜其計也。此其瑞生於豪強兼并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於能吏。是故必欲擅法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為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煩。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責急星火。權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於侵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無并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謂非有大奸大惡。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奸。而能吏不至於沮其志。如是。則歲月而吏民之事。庶乎其可息也。

中書舍人

崔敦詩論州郡措克疏曰。臣仰惟陛下聖謨廣。大。膺累

明雖非淺識。所可窺。則始有愚誠。庶幾裨益。竊惟國家熙服之日。正是愛養基本之時。譬之養身。若平居保固。氣力使之渾厚。則臨事可以支疲。譬之植木。若常時培壅。本根使之牢固。則一旦可以待風雨。此蓋理之自然。事之必至者也。臣竊觀當今州縣之吏。頗成措克之風。雖皆以添差。端正。增多為言。乃實以干寵取民。聚斂為事。不能體國。但務取民。徒見強濟之吏。因而得名者固多。不知奸貪之夫。藉以逐私者不少。不加痛革。浸累至仁。臣今畧具三事下項。

一。籍沒家財。固有成法。近來州縣利其所入。遂有集贖之人。妄亂指陳。以報其意。或稱為強盜窩藏。或稱非嫡嗣戶絕。或侵折場務之本。或負大豪強之財。不問何如。便皆拘籍。朝為富室。暮為窮民。且人之得罪。豈能無寬。貨財既為官司之破。陪田產亦為勢力之賤售。後雖辨雪。難復再還。縱使多銅。終成赤盡。子孫窮

困骨肉散亡。干陰陽之和。害忠厚之政。臣愚欲望旨。今後雖於法令。合行籍沒。除已結正罪犯施行外。所有籍沒一畝。其中提刑司看詳施行。仍候一年外。方許支用。其田產許涉利人亦候限滿方許出賣。

一。科罰之禁前後具明。近來州縣乃出巧謀。其有富室豪家。儒子弱弟。既捃拾以負犯。遂恐嚇以刑名。檢令有司開通所欲。或倉庫城隍之未備。或倉館學校之未全。逼使繕脩。悉令出備。類多竭產。僅得陪償。實出脅持。俾稱情願。破上戶為下戶。壞富民為貧民。何嘗朝廷一毫擾民。皆是州縣情法以刑。臣愚欲望旨。今後州縣不許此事。逼勒出備。備造等事。許被苦人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一。文納之弊。今日已極。徒緣費用之廣。預資賦入之贏。總有寬容。

寧無藝極。今乃年年增善。第恐加添不邇過多。悉期取足。當文納差官之際。須利害切己之人。或資考已足。許以薦員。或祿廉素微。啖之厚利。惟知極力。豈復顧民。既足須求。又獻出剩。且州既明取其贏。以供州。縣又明取其贏。以供縣。茲猶為可。復有不察。至乃賦吏作邑。貧夫主歲。同謀一心。作弊百計。裝綱運則可以多支。而私收於出境。變圭組則可以多糶。而傾入於私家。是以公私規圖。上下剋剝。合入米一石。今有至二石。而可輸。合用錢一文。或有至兩文而未已。更遲以冬。將又如何。况今年歲豐。穀米狼戾。一畝之入。不給官輸。終歲之動。高率一飽。不加措置。重困農民。臣愚欲望旨。今後州縣受納。並提轉運司將逐州交互差官。仍令所差官依常加耗受納。如有過數重取。從提轉運司覺察。按劾。許人戶越訴。其不覺察官司一例重作施行。

敦詩又論蠲放丁錢米夏稅疏曰恭惟陛下勵精政治仁愛黎元近者嘗有指擗議蠲月椿或折帛錢博謀近言未有定論致陛下深仁厚澤未即下流臣嘗究其說主月椿者則言月椿出於州縣寬州縣則是寬百姓然月椿名色實為不一其間亦多州縣合取以供經費固非盡是橫斂于民其有常入不足始為一切之計違法經畫未足其額此乃不可盡見今一舉而蠲之此利悉歸州縣使州縣守令一得入固不患不以寬民然而州縣亦安能一一而居之其間乘其寬裕濟其奸私貪者卷以自掃侈者殖以自豐其黠者則盛苞草飾厨傳以作聲譽何有惠利及於吾民哉此誠者又謂月椿之不可蠲也主折帛者則曰和買之不予錢已非其甚民今復令折帛夏稅之輸稍獨年歲誠足以紓困窮之民然州縣依法科數折帛上民

戶間有違法科至下戶者亦少雖所在不有難以驟論儻一舉而蠲之則誠慮上中等戶僥倖寬息而下戶未盡蒙利此議者又謂折帛之不可蠲也臣嘗謂土地不同議論隨異晉熙豐間議稅法者不一大率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宜是時諸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各執所見迭為勝負今議月椿折帛其意亦然仕江西者親見月椿之害民故以月椿為可蠲仕江東兩浙者親見折帛之害民故以折帛為可蠲然終非齊一之論也臣竊謂陛下天地父母之息愛養基本此心之善止欲寬民爾然寬民之道寬小民為上壅水以起橫堤之魚不若輸之涸澤以活無窮之鱗投食以飼野道之虎不若散之窮林以飽無穀之羽是故寬小民則所捐者皆所利者眾巨竊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第五等入戶夏稅皆取之於民者也巨竊望廣慈解自宸衷取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等或上第

五等人戶合納夏稅酌量蠲放。此不待考核。不須詢訪。詔旨一行。惠利便及。往歲明快。無復可議。難者或曰。如一戶有身丁錢米。又蠲夏稅。却有無身丁錢米處。止蠲夏稅。良為未均。臣謂如一戶有身丁錢米。又有夏稅。許從一多蠲放。有何不可乎。難者又曰。夏稅放至第四等。或止放第五等。以為利及小民。然今有別置戶名。分寄田產。統歸第四等第五等者。未必盡皆小民也。臣謂國家布惠施仁。大為之。若須一一推究極盡。殆至不行。今就使詭為下戶者。不能無之。要及於小民者多矣。豈不愈於蠲月椿。則利專於公家。蠲折昂則事止於上中戶乎。臣竊以國家又嘗邊鄙寧靜。譬如養生。寒暑未保。正當護愛於真元。又如養木。風雨未至。尤宜培固於根本。是以臣每念息榮之報。多陳惠利之言。雖近常談。實為切務。今誠見陛下仁心德意。廣大宏遠。欲卓然施非常之恩。而遲徊既久。未見布宣。是以敢不自揆。罄竭所聞。伏乞睿慈。併下臣章。付三省參議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隱戶田賦劄子曰。臣奉仰陛下以文武剛明之姿。中興大業。號令之下。無非以元元為念。四方萬里。涵泳聖德。至深至渥。臣竊見平江府管下崑山縣苗禾六千五百石。有時頃畝。經界逃民隱戶之田。皆籍以為數。自茲迄今。積十九年。置司省部。前後差官覈實。舉知其弊。因仍未之革。人以為病。重惟陛下慈仁為治。下之疾苦。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况朝廷經畫。固不以數千斛為輕重。凡此虛數。歲無斗升之獲。奸吏因緣。移督促。其害不可勝言。欲乞聖裁。特為減免。以惠一方。若或下之中書。中書行之。戶部。不過看詳而已。則民瘼未易除去。伏望睿慈。至賜施行。免致重困吾民。而實惠溥博。誠非小補。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

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啗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愈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其上。上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頓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

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漸致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奸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羅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黃帝五十絃之琴。上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往歲那寇之

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發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嘗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以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莫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實為隣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緡矣。又有所謂淮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隣郡之絹。是三者之類。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衣耶。且甲郡之市。乙郡之絹。尚不遺吏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此必有其為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

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宮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墜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嗟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信不可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肌膚於四溟。

之外。優游岩廊而閔民之歎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
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
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養
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奸。不可以無
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
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監搖尾矣。欲望真正
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之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
教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
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
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
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牒。以與某令。是
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

問。朝廷舊歲免和糶。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數和糶十之二
者。朝廷罷兵再歲。而曰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
而不未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
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
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知其
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怨而不洩。則其怨有當之者。怨
而不洩者。惟無養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
蓋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
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墜黜。一二人焉。以替其懦。臺諫
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怨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
洪河決蟻壤也。

秦或乞戎諭守令恤民跡曰。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

民曰恤貧曰安富。夫單產貧民。固在於恤。富家大室。猶欲全其之者。蓋君民相通。富藏於民故也。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供一歲之費。苟能各出納。謹閑。廉察。奸弊。何至匱闕。庸繆者既失於理財。能者又急於生財。理財之政不脩。則用度乏。生財之說一行。則民力斃。故大則搏噬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為能。更相傳授。恬不為悔。富家大室。一懸於法。喜動顏色。如得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累。搜括隱微。強伏其罪。輕者出金以贖。動輒千緡。重者詆以深文。籍其貲產。或幸免於戾。不復興詞。或已破其家。無力控訴。為守令者。方且自謂得計。比年以來。所在富家大室。衰替無幾。職此之由。縣令又以催科為名。侵擾下戶。常賦既足。猶以為通。一吏持片紙。列戶數十。皆半升尺寸之餘。比屋誅求。殆無遺者。蓋一履公門。其貲數倍。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微細。惟命是承。一歲之中。或至于再。積其所入。蓋之不貲。以至受

納加稅。率二石而可足。一石科買物色。直千金。而僅支百金。沮格謂書催理已蠲之租。違戾法令。預借將來之賦。日腹月削。富者反貧。貧者愈困。斯民愁恨歎息。有不可忍聞。夫聚財歛怨。以供公上之求。以給縣官之費。猶且不可。而况飾厨傳事。苞苴。與無益之工。縱無厭之慾。貪者或席卷而歸。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養元元。乃反為民害如此。而謂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以其有非常之用。而賦不益。辦難能之事。而人不知。儻以聚斂為能。人孰不能哉。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可不痛哉。而深懲之手。欲望聖慈。因郡守陞。辨。丁寧訓諭。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為先。仍詰諸路監司。常切體察。苟有違戾。與之起訴。重賞其惠。如是則陛下赤子。得安田里。而家給人足之風。可以馴致。

歲又論權民四事。跡曰。臣聞昔者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

萬歲乎。抑為保邦乎。簡子曰。保邦者。子野。復其戶數。若保者。可謂知所本矣。蓋邦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安。善治之者。不求所以保邦之術。而盡言所以恤民之道。未有民不享而邦寧者也。橫賦重斂。剝其肌膚。殫其膏血。民力斃矣。其如邦何。况陛下欲以國中。悉東南根本之地。元當愛恤民力。常賦之外。不宜以毫釐擾之。況年以來。擾民之事。蓋非一端。夫造甲所以備戎器也。要當優給其費。少寬其期。不在工役暇裕。自然製作堅好。今也日課一甲。何乃急迫如是。况一甲之費。大約五十千。而縣官所給。止十五千。則州郡日費三十五千。以三計。各為錢一萬二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兩淮彫弊之郡。廣饑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又况程限督促。甘於星火。或有愆期。追違。急檄掠繼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之擾一也。夫和糴所以備先具也。要當官自為湯。視時直之高下。而稍增之。

痛哉。吏胥侵漁之奸。則人將負權而至矣。今也量立價直。半以楮幣。州郡知其不相若也。於是並緣為奸。以第而敷之民。中人之家。輸賸價直之餘。蓋必無幾。歎為卒歲之計。乃盡取之貧者。別屋起情。轉糴以輸。不酬其直。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強取。民安得不困乎。此和糴之擾二也。瀕江沙田。所產微細。自來人戶。以為己業。輸納稅錢。一昨朝廷委官根括。盡行起租。比之鄰者之勢。不啻數倍。宮家破壞。它產不足以償。貧者唯有沐餒而已。陛下灼知其弊。嘗因肆赦。俾民自陳。如其已業。即以還之。州縣觀望。建議之臣。往往阻格不行。民無所訴。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拘籍鄉民。教閱遠者。來自數百里。近者百里。留滯數月。妨廢農務。而人置軍裝。造兵器。高負罪履。之資。勦費百千。類多少年不逞之輩。乘時詐取。父兄財物。填廷城中。數月而去。一旦緩急。必不為用。無補於事。徒傷民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

至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歛。不可悉數。水旱源離之。時河。堪以此重
擾乎。今克奔在上。而恩澤不得下。流民情不得上達。由功利之臣。任
求不已。偷惰之吏。奉行不度。故也。欲望陛下愛惜民力。以固根本。發
德音。下明詔。戒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德意。以愛養斯民為先。
造甲未辨者。少寬其期。和釋未足者。多與之直。沙田則漸行起租。鄉
兵則權罷教閱。凡有擾民之事。日求而去之。東南之民。得以息肩。根
本既固。陛下一意外。庶幾無南顧之慮。

集英殿脩撰。即福建趙汝愚論福州便民事。疏曰。準淳熙重脩令。諸
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陂。通南
湖。蓄水澤。灌既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
四十數里。天時旱暵。則藪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

則泄而歸浦。旱田無滄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長享豐年之利。
後來人戶。夤緣請射。歲納此小課利。謂之池戶。官中但見其絲
毫之入。而不知其民戶永遠之害。歲月浸久。填淤殆盡。各立封
畛。以為已物。或塞為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
如祖業。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稽水利民之地。盡為豪
民猾戶所有。雖有潮水。不往往來。而上下阻隔。無由通濟。臣既
得本州地狹人貧。全仰歲事。登田。墾墾。殖。小有荒歉。難以支
吾。况此並湖。彌望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
乾。則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蕪梗得水。至春夏之交。積雨
霖淫。則東南一帶低田。幾世遲滯。皆成巨浸。致使一方人戶。白
納稅。稱而所謂池戶者。公然坐享重利。第以主振債官。其為利
害大不相侔矣。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漚虞難以與復。

五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旨。頒行下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浚。今附城為壕。一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許從。令奉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戶花利錢數百緡。而為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有濟於私。誠非小補。

竊見近年瀕海去處。間多盜賊。臣嘗推究其原。皆緣州縣官。相承趨辦財賦。不復究心寬卹細民。致彼衣食不充。冒法輕生。無所不至。臣照得本州官下場務稅額。重慶福清縣有海口鎮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僻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極盛。

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勞而辦。自海口鎮為海賊劉亞與焚藝之後。居人星散。市井蕭條。而黃崎鎮尤踰迂僻。民物皆非其舊。然而二鎮稅額尚存。無緣登足。臣因考究簿書。見二鎮比年收赴本州及諸司錢數。類皆不及元額。然其督責追呼。無時無之。夫以昔時商賈之盛。則凡所稅者。皆當稅之物。民力尚可堪耐。今以蕭條焚藝之餘。而欲辦往時之稅。彼若不肆意一切誅取。何以這一時之責。臣應詢海濱之地。皆前臨大壑。背負高崖。土多斥鹵。難於種藝。惟藉魚鹽採捕以為生業。今二鎮官吏。以上司督責之切。故誅取例在此曹。凡日用瑣碎。機察殆盡。此曹平時寬愼無告。一旦偶有桀黠者出。而誦名之。則匿力者皆盜賊。其弱而無能者皆耳目也。且如今春海賊吳郎爾聚成黨。凡沿海捕盜官司。莫或違虞。贏糧發帑。

惟恐之與。今若不窒其源。它時意外生事。課其所費。與稅額所得孰多孰寡。臣今欲乞將海口黃崎二鎮稅自淳熙五年至九年凡五年所收到課利酌中立為定額。免致過有追呼責辦。然後使本州嚴行約束。開具曉示。不令搔擾。庶幾海濱細民稍獲安業。儻不為蠲減舊額而虛行檢束之令。亦恐徒為文具。無以取信於民。如蒙聖慈矜允。即乞行下本州與諸司通議。不惟細民仰沾聖惠。而區區徒茲曲突之策。庶有取焉。

汝愚乞告戒監司郡守。求裕民之術。疏曰。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甚重刺史縣令之選。凡所以加惠元元為國家深長之計。非獨使之趣辦於一時也。比歲州縣之間。凋度滋廣。為吏者不能仰體陛下選任之意。日汲汲焉。惟以巧取橫歛為事。年增歲益。七數非一。至於民之

休戚利病。則一切視為不急之務。雖一旦之訟。有積十數歲而不決者。問其故。則曰。方治財賦。奚暇它事。為監司郡守者亦曰。彼郡彼邑財賦既辦。尚何求哉。上下相師。恬不為恠。然則陛下何賴焉。生民何望焉。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斯言也。其為本末先後之序。蓋必有道矣。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丁寧告戒諸道監司郡守。俾各勤求所以裕民之術。具奏來上。陛下擇其可者次第行之。申飭刺史縣令。有不以詔書從事者。必罰無赦。庶幾疲俗可甦。和氣可召。天下幸甚。

汝愚又乞免除拆居民屋宇。疏曰。臣去歲蒙恩賜對。嘗論君人之道。惟務廣恩。人臣之義。以勞任事。是時頗蒙陛下開納。其後都城內外相繼有拆屋事。人情擾擾。然在當時。百姓皆知。祇是吳淵韓彥質。為及韓彥質。移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意謂朝廷灼知其害。不復更

議除拆今五閱月矣。若因臨安府陳乞展限。朝廷明降指揮更與展
兩月限。雖自陛下寬恩。然自此行下本府。使頒徧行曉諭。道路相傳。
數郡之民。不無擾動。恐非朝廷事體。深為未便。臣愚伏望聖慈。特與
收還成命。當此青黃未接之際。惟以慰安人情。此實國家中興之本。
君夫除道路。治橋梁。蓋是有司之職。異時因事為之。固未為晚。臣一
介孤遠。仰蒙陛下深知。惟思補報。苟懷所見。不敢不盡。惟陛下裁察。
幸甚幸甚。

汝愚又乞置總首統轄金洋州。正人疏曰。臣近據通判遂寧府張
亨劄子。稱金州上津縣管下鄉村。有忠義端正人戶。散漫居止。昨來
朝廷以其忠義來歸。給撥官田佃種。各令養贍其家。若夏秋豐稔。可
以養生。即自安業。稍有飢饉。便致流亡。差緣無人為之統統。或有飢
貧失所。各去州縣遙遠。何由伸訴。乞從本司行下本縣。敦請內有信

義眾所推服之人。數名為之總首。當官勸諭。自今來賑濟之際。各將
諸村人戶姓名住止去處。以地里遠近。合係某人為總首。如各處人
戶。遇有荒歉。貧乏不給之案。并有合伸訴事件。即仰就本總首陳訴。
即自本總首具申州縣。優加存恤。不令失所。候將來取見。合充忠義
總首人數。乞從本司先以支給稿銀一抄。併令本州按月量與支破。
在錢。庶幾人皆盡心統轄。所有洋州真符縣。乞準此勸諭。如或可
行。乞行下兩州施行。臣前得金州上津縣洋州真符縣。多有端正
人在兩縣管下。近邊去處。散漫居止。緣所居處。乃古商於之地。其地
險遠。其上亢。每遇旱暵。時頓所收。已自不多。小有水旱之災。其人
便覺狼狽。又緣遠頭去州縣絕遠。百姓始與官吏相忘。下情無以上
通。上息不得下達。或有飢饉。便自流移。去就之間。事關利害。臣今據
張亨前項劄子所陳利害。頗合事宜。兼臣照得張亨亦是北來端正

之人。久在金陵居任。熟知彼中人情事體。又其人忠信慤實。臨事審詳。臣見委本官前去兩州。既檢賑濟事。臣因就委本官同兩州守臣相度措置。候到。即具奏聞外。伏望聖慈。特賜優分。如其言可採。伏乞指揮行下本司。以憑施行。

汝愚為江西轉運判官。呈疏曰。臣昨陛辭。日親奉嚴分。命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來。兼謂民力比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勝震懼。深惟綿薄。願無以仰承惠意。夙夜惟念。舉竭愚慮。竊謂自昔堯舜三代。慈惠秦漢魏晉隋唐。以迄于今。其間所遇之主。昏明愚聖。雖各不同。要之未嘗有得民心而弗永厥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者。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萬生聖主。日尊尊然。咨訪民瘼。惟恐不至。願如臣輩一介微陋。猶丁寧訓。戒俾得自竭。况道惠名位。喻臣數等者乎。

臣深自慶幸。以為我宋億萬年之基業。實積於陛下宸衷方寸之地。是為宗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况臣一賤職有守。其或效涓塵之助者。臣敢不昧死以聞。臣自到任以來。不任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椿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趨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以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悉。蓋已累經朝廷旨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任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椿無科名循例措置為難。甚者奸賊之吏。又並緣培刻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為抵牾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

於調度。拘牽牽制。因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扶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下勝忿懣。因蓋考諸縣月椿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蓋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之事。遂令本路計月椿辦大軍錢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之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關。則朝廷以特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一種而已。其餘盡以取足於州縣也。况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小增收。領子錢。為合。錢。閏月坊場錢之類。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

而取之者。歲益加多。謂小增收。領子錢。為合。錢。閏月坊場錢之類。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略計本路月椿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歛。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振恤之。且表與筠接壤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椿輕重不齊。至於五倍。筠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曾不及表之一邑之多也。故表之趨引錢。歲取於民者。為緡三萬。而公納旁取之數。不與焉。今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歛如彼。故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蓋如赤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於中矣。臣伏觀陛下即位以來。焦勞勤儉。雖乘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於減租蠲賦之令。為民而下者。蓋前後相望也。即位之六年。減福建鹽課為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為緡錢三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

重額為緡錢四十七萬。以至減饒之天申金微之上供。納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顧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格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格最重去處。隨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橫斂者。將一二人重置于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

仁民

宋光宗時。吏部員外郎陳傅良初對劄子曰。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竊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費。古所謂富歲天下。何以尚此。當其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天下常多故矣。而民心不離。迄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常惟念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然而以天下進。不私諸子。纒一再傳。而萬世不

桃之宗。僅同支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享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是推正統之旨。納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于壽皇聖帝。美暨陛下。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質。寬仁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責念高宗推本之意。欽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之休。令其時也。臣不勝至願。

蔡戡論州縣科擾之弊疏曰。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為國者。欲固邦本。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先寬民力。欲寬民力。先擇守令。非其人。則主澤不能下流。人情無由上達。民力困。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邦本危矣。臣少歷州縣。清蒙朝廷使。六持使節。再結軍儲。足跡所歷。幾遍東南。求守令之循良者不可多得。能者以一切之政。趨辦目前。賢者不得行其志。救過迭戾而已。推

原廢自。蓋由版曹督責漕司。漕司督責州郡。州郡不恤縣道。縣道不恤百姓。上下相迫。前後相仍。習以為常。恬不為悔。民力之困。至此極矣。可不改弦易轍而拯救之耶。臣請詳言其故。且二稅古也。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解面。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於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脚。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歛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椿。有所謂蓋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為保正者。科買土產。科買竹木。巡尉下鄉。則預備酒食。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限期則有罰

醋錢。以至脩造公廨巡鋪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故中人之家。若不剔屋破產以充役。為稅長者。逃絕稅則。令代納。塘江稅則。令代納。產去稅存無所從出者。又令代納。異縣它鄉不能運送者。又令代納。已納在官者。不可復得。見欠人戶。則不為理運。故重產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得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甚則州差州官縣差。縣官下鄉。甚則知縣親往。吏卒所至。需索百出。鞭笞繫繫。動輒數十人。所欠多係升合尺寸之餘。未納者不免於倍輸。已納者又從而再納。往往無有獲免。為守令者。但知以催科為急。無復一分愛民之心。所以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以下流者。正以此爾。恭惟陛下。兩心大寶。遵奉慈訓。凡發政施仁。無非以愛民為先。真堯舜之用心也。陛下裁損經筵制錢。而所損者無額耳。每歲常數。則未嘗虧

少。陛下蠲放身丁錢。而所放者見欠耳。先納在官者。無由理折。陛下裁減和買息至渥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下倚閣通員德至普也。而豪戶恃強。催索自若。陛下愛民之心。不能盡布。陛下卹民之政。不得盡行。此無它。守令非其人耳。縣令既不可盡擇。當擇郡守。郡守不能盡得人。每路當擇一賢監司。而委任之。陛下臨遣。諭以德意。使之徧行郡邑。親見守令。講求民間休戚。可罷者罷之。可行者行之。計州縣一歲之出入。可蠲者蠲之。可減者減之。使上下相通。內外相應。無為文具以復命。庶幾實惠可以及民。民力可以少蘇矣。民力既蘇。邦本自固。天下幸甚。寧宗時。江西提舉袁燾上便民劄子曰。臣竊惟民力之困。至于今極矣。多方存恤。凡有便於民者。知無不為。庶乎其少蘇也。今州縣間皆有行戶。官司之所欲買。行戶不敢不供。賤於市價。謂

之官買。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民不被惠而強買其物。官則利矣。民將若何。此不顧廉耻者。所以深為可罪。而遺其漁獵者。所以深為可憫也。昔公儀休見其家織帛而怒。因茹荼。而又怒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董仲舒美之曰。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今日士大夫所食之祿。民力為之也。既食其力。無補於民。又賤價以買其物。習以成風。恬不知愧。是之不戢。吾民愈困矣。臣愚欲望聖慈。軫念民瘼。詔諭四方。應官司買物。並同時價。敢稍減者。並許越訴。計贓定罪。此亦惠民之一端也。

中書舍人陳傳良上奏曰。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

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官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况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賤職。自直閣積而至脩撰極矣。而所謂備撰者。又必嘗為知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且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辟闕。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漕連

銜剡牘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平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陸沉。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省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耻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園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著。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造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而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柰何憚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徒官。可以馴致於徒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

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朱熹上奏曰。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它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畧無所損。以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為計。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負數。可見一端。至於其它州縣。大畧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道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

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它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剝。一旦屯結。自為擾亂。而盜賊壘堡。相延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為憂。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廢特與痛加裁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墻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

衛涇論准民當恤。疏曰。臣仰惟國家中興以來。培植基業。以固立國之計。特准民為根本。自高宗皇帝生養保聚。幾三十年。戶口豐衍。中更瘡痍。孝宗皇帝極意拊摩。謹擇邊守。蠲損常賦。察視水旱。惟恐民力之有傷。所以垂念加惠者。甚於中州內甸。蓋自是又三十餘年。且其土地饒沃。穀粟登成。是以准民富實。家多蓋藏。閩粵江浙之民。往往有從而附之者。故邊垂有泰山之安。其為聖慮至深遠也。比歲間。值饑饉。民多困匱。已非昔日寬裕之比。而州縣之間。凡百調度。並緣煩擾。事力寔微。公私煎熬。平居無事。猶或不安。其生一旦緩急。何所倚以為固。臣不勝惓惓私憂。過計竊謂國之根本在是。朝廷不可不察也。去歲淮之東西。積潦敗稼。民頗告病。今春淫雨傷麥。無以續食。飢民流離。有所未免。採荒之政。甚不宜

後。不知州縣官吏目睹民瘼。備具蓄積。施行次第。有足以寬陛下宵旰之憂者乎。日者襄漢阻饑。為擾。至勤朝廷。區畫推原。所繇是亦州縣勞。未安集講之。不素。鑒彼察此。烏可忽諸。矧長淮為江之藩籬。藩籬弗葺。則閭閻莫賴。其在今日。閭繫尤重。豈得不蚤計而預圖之。臣愚欲望陛下深念根本之所恃。仰法二祖之遠謀。明詔兩淮帥臣。沿邊郡守。於民情休戚。必加之意。凡日前科擾之害。一切禁止。仍亟行下本路漕臣及常平司。應有飢荒州縣。疾速措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以固安易搖之心。以消弭未然之慮。其於累朝愛養淮民之計。誠非小補。

涇又論歉歲伏熟及舊逋疏曰。臣聞聖王在上。必汲汲於民瘼之廣求。民隱之勤卹。蓋以斯民疾苦。無由自達於上。而其隱憂或不能盡白也。恭惟陛下仁覆天下。視民如傷。歲祲之初。歲遠告歉。陛下哀私

慘怛形于玉色。為之薄征。為之已責。如古豳政。靡一不舉。德至渥也。以臣觀之。故歲田疇。損於水旱。不為不廣。民之流移。餓殍。不為不衆。然其間固有豐熟去歲。州縣例以災傷為之減其田租。而一時寬卹之令。且使主家輕其租入。田賦減矣。租入輕矣。又得賑糶賑濟之粟。以為左餐右粥之地。則斯民雖在歉歲。而自無歉歲之憂。迺若今年歲雖號豐稔。方秋西成。多稼雲布。田夫野老。喜見顏色。遂至登場。所收反薄。相顧缺望。亟赴懇於州縣。則田賦既無遺穗。以自奉。故乞貸於主家。則主家以無官放而不從。此猶可也。積潦之田。民以貧病不暇播種。今官司或迫其伏熟累年之週。民既窮空。無所從出。今豪強併至於責償。是以人情煎熬。田里愁歎。反有甚於故歲。此正虐趙光奇所謂時和歲豐。百姓不樂。而本朝蘇軾之有豐年不如凶年之說也。豈非聖明之所欲急聞乎。臣以為日者陛下俞諫臣之請。五等丁

錢。悉從蠲免。則是朝廷於經常之賦。曾不靳惜。安有田疇積潦。延宕州縣。迫其伏熟乎。又嘗從臣寮之奏。民間所貸糧本。取息無過五分。則是官府於借貸一事。已加裁制。安有逋負累年。迨後募民。併至責償乎。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其有積潦之田。曾經檢視。悉與除放。毋令伏熟。如有違戾。許監司按劾聞奏。累年之逋。嚴禁豪民。姑與倚閣。或尚監理。許州縣即時解釋。庶幾斯民。熙熙于于。粗知有豐年之慶。以仰稱陛下軫念元元。求瘼卹隱之意。伏惟陛下財幸。

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臣輒有愚見。仰干淵聽。臣照對去年朝廷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息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於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於下。而江淮兩浙帥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直。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

更添錢糴米。富家愈見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飢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於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止蒙朝廷拋降和糴米拾萬石。緣湖北地廣人稀。耕種成裂。種而不蒔。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穀泄出外。必至價直翔踴。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為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長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於責糴。無以自給。甚可憐也。况本府既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既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敷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擇一時市真。每石作一貫五百。具中及到。復未諸嚴官司。商販競來爭糴。米直陡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元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糴未足。乃是百姓交錢於米賤之初。而輸米於增價之後。甚者家無見儲

不免轉糶以饋於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為之計哉。臣至是極陳。遂降下。寄以牧養之責。臣既親見小民無牧養之具。豈可不仰告陛下。臣無對江陵府已申朝廷乞將和糶未足之數。俟到秋成糶足。米率行下。臣契勘本府合糶米十萬。舊諸屢申到已糶及奈萬。尚有三萬未糶。而見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糶。以此見得淮南之米。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糶三萬。若得少緩收糶。却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米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糶。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將見糶未足米數。且權住糶。以待回降。庶使青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貼黃。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糶米甚多。其糶米之價。比之本府和糶。每石率多一貫已上。故其交易。比和糶尤易。臣計本府和糶之數。已及十分之七。即外路諸司所糶米數。必是過之。

設使目即住糶。必不關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令勸諭有米之家。當此艱食之時。先將米穀糶與百姓。如本州縣食米已足。即許將所餘之米。糶與外路販販之人。臣為見本路百姓。委是闕食。不得不權宜措置。以救目前之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之交。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過糶之謗。尚冀陛下為此一方之民。曲加審照。臣罪萬死。所不敢逃。

知徽州事。表用奏便民五事。狀曰。臣一介庸虛。寸長茂有。濫膺臨遣。承乏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逾之過。欲求兼塞。罔憚勤勞。脩更一着。合條五事。學不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為心。斯乃守臣之職。臣昨塵班。列獲親清光。思款少禪。聖聰嘗獻仁之一說。即蒙俞允。且賜褒嘉。既今圖為保障。深或繭絲。施行於本州者。既以仁為先。奏陳於陛下者。宜以仁為急。條目雖異。綱領則

同。惟欲實惠於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豈特惠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

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於旰食。拯民塗炭。急於焚溺。所以連續民命。護養國脉。為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及監司元申休寧縣體究賦稅事。亟頒俞音。多所蠲減。皇乎休哉。湛恩汪濊。國閭遐通。臣區維郡符日。與擊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觀戶部看詳之詳。洞見州縣情狀。破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閱繹所申。則惟洪上窠名裁削不靳。若乃畱州送使項目。責辦如初。是特為私已。追責之謀。似非有軫國恤民之念。今准看詳之旨。蓋跡均一之惠。於是不持將上供數目。盡行減放。併將州郡所得自用者。之行蠲除。臣捧誦至此。竦然歎服。以為聖朝主張公道。動恤民隱。如此。慕爾小郡。

雖甚迫蹙。何敢不宣明惠意。推廣仁聞。已即備坐聖旨。張榜通衢。令深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其盛舉也。抑臣又思之。徽有六邑。俱號鍾湯。婺源休寧最當沸處。今休寧則被惠矣。其獨遺婺源乎。况婺源介乎萬山五嶺之間。邑最特。民最獠。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殆又甚焉。吏部出關畏卻。莫前。縣佐攝官。苟求免過。指正稅以解別邑。那新錢以掩舊逋。措置既無它策。預借是為良謀。總一二年。不知幾萬豪家富室。憑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戶貧民。畏追呼而重納產稅。加以連歲非值豐登。兼又屢遭回糶。學舍庫務幾無才遺。井里市廛。莽為瓦礫。孳此蕭條之邑。昇諸新辟之官。補絀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憚。如醉夢之方醒。則夫蠲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雖然。蠲減誠是也。新表於公上。屯膏於本州。則是猶未能克己私也。己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

以發源休寧為二也。而欲朝廷視為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謂一以休寧為準於本州。雖有據於朝廷。則不易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來視為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瘠己以肥人。弊俗既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蠲者。既不忍決。合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吝吝之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霽霽之澤。隔而不下。臣之愚陋。它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從違。取舍之決。矧州縣事同一體。財賦自合通融。今欲稍寬縣道。豈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新性之私。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歛。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臣已將一十六年發源拖下細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椿板式錢六千餘貫。應是發源積逋。一切權行任催。本州擗節浮費。代為收簇。起網。惟是鑿空白撰之賦。皆係上供。及

總所色目頗錢。尤重虐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專。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攀。尚欲力行陳乞。况有休寧近例。發源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旨。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既先減放。亦合例及發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發源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衙申取指揮。陳不能已。預此控陳。伏望聖慈。來納施行。

一。臣竊證本州起糞上供。銷綱屢年以來。左帑部回數多。臣到官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動喻萬計。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榜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吏。巧行政務。雖有人戶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却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每執筆行移。喜有慙色。上下壅塞。無由疏通。左帑嚴為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懼無可解。陳差測水。臣區區愚慮。深恐今歲為匹。未成倍

之。不三五年。積至數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於是與民間新多方曉諭。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收。臣祖取信於民。民必遵從其約。臣又攷究自來攬戶之弊。其受於稅戶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戶也。則損其直。以統疎難售之絹。乘綱運正急之時。官雖明知其奸。每每陰墮其術。又專揀等第。相為表裏。弊倖多端。民戶不堪誅求。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縷之費。移以塞無厭之需。由是真偽混淆。輻湊交集。名虧稅戶。實則虧官。無怪乎左帑之見卻也。臣痛懲此弊。而一洗之。凡攬戶盡行罷去。專揀悉皆改差。所收人戶入納之錢。僅及則例。應干市利。糜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衆人漁獵之欲耳。臣今既別其害。復澄其源。謀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戶歲輸全憑米鈔。即時給付。客

無淹留。微臣不敢憚勞。官吏亦知宜力。稍有弊弊。斷在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以息矣。絹率有加於前。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筭。亦不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徧散手榜。具述臣心。萬目親瞻。豈容欺給。雖然。察州民之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於不敢言。臣獨不愧於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絹。大非昇宣之比。及諸新安志。國初歛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今甲所載江東一路稅絹。共重十二兩。獨歛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為定。併下庫務。不得退剝。每匹折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戶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編秩罷之。摘辭曰。不念繭絲之闕。靡思杆軸之空。大哉王言。為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為戶部退剝。微絹。屢行禁戒。深惟列聖之至

意。顧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其加意於徼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蓋田稅既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虞傳派之既。冬反謂寬大為不然。漸欲求詳。浸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委勝常年。雖圖追責於目前。安知可保於它日。竊慮向後繼之者。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亦未必貼陪。專揀日食之費。又未必按時給鈔。無頃刻停留之患。而徒使徼民入納精好之物。則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歲夏旱。禱祈上天。有曰。谷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今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軫恤徼民。其容可致。伏望朝廷證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口以十兩為定。仍證舊例行下庫歲。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剩。退剩既免。則全網盡納。異時既無却回之患。徼民遂有蘇醒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顧

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兩之則。退剩之禁。皆聖旨也。自由朝廷而頒。顧可由朝廷而廢乎。况臣非為已計。乃為後圖。若今年所起絹網。多是臣手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剩之虞。萬一有之。皆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於公心。任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徼民受貧窮之賜。亦見聖朝取法祖宗。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審訂。即乞行下本路監司。令取索新安志及節次指揮。保明申奏施行。

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為有用之備。則臨事無缺用之憂。今乃不懲有儲蓄之名。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卯。贊貳雲川。本州常平義倉。正隸本廳掌管。閱視簿籍。米纒數百斛。錢統數百緡而已。臣為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此。緩急奈何。及夷攷其謬。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

既已甚。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取闕為說。歟於催促。所入微矣。而文用何其夥也。若胥吏。若軍兵。若散使。直月廩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於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輒取旁緣。充文倅。廳自開俸門。州郡之復。援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聚。蓄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謂乎。臣既知其弊。遂絕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靡容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馬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數。幾三十倍於前矣。秩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遲之一兩歲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察屬時時覆覈。或以虛為實。或指東為西。上下交欺。莫此為甚。安在其為儲蓄之實乎。臣試郡來

此。首以是為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粟。並濟貧民。蓋不待凶年饑歲。流離餓莩。然後為濟糶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於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難。萬口藉藉。自糞糶廩。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平糶一倉。主於漕臺。隸於本郡。每欲告急。即行飛京。臣到任以來。請之屢矣。今歲夏無梅澤。民戶多以旱聞。其所望於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略計六邑之內。婺源。祈門。壽縣。兩頗虛乏。民皆歡呼。若歎。若休。寧若續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霖。早禾已不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早歉諸鄉。若不亟拯困窮。將見立填溝壑。為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方倒垂。庶可寬釋本州。痛節濭費。遣使覈餘。選委官寮。置局收掌。於所間豐稔之

邦收糶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來春。可以接食。且散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善目擊民飢積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於捐廩。知散而不知補。又何以爲國家異時之永圖。臣粗知以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爲可補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開市之徑。寬租賦之入。權勸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爲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命濟糶。下可以副一州後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於恤之仁。伏惟宸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

臣謹對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橫流。里諺云。三日天晴未報旱。一聲雷震便撐船。言其易盈易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漢

堰水者謂之塢。鑿田蓄水者謂之塘。興工雖艱。爲利則廣。備治不饒。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塢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一具能言之。奈何記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忘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嘗憂夏旱。偶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爲歲歲如此。不思及時蓄水。專望雨降自天。彼豈不知天時之難必。蓋備築塘塢。爲費不貲。徼民素貧。惜錢如命。苟可僥倖得省。遽謂卒歲無憂。其愚之甚矣。臣因今年季夏。雨澤愆期。日夜禱祠。靡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儲。何至直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來官司施行。以塘塢爲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令任其詳。每遇農隙。平時舉行檢視之令。縣具圖籍。采上於州。州命官寮窮之所。陌

建土埽牌。以為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戶名。其埽興脩。其埽匯塞。眾目共見。不可厚誣。然後因其廢興。稍加懲勸。官既以是為急。民之孰敢弗動。數年以來。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致。按其故籍。則散漫罕存。苟且如斯。可為太息。然而墜典未久。舊比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屢屢舉行。若縣道視為常程。保甲不加檢舉。別委官屬。察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利常足。農田無虞。抑臣又嘗以所聞質之鄉俗。皆言竭不可增。塘尚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若刷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產。多興陂塘之利。用濟無力之家。官吏為之防閑。歲時加之濬治。或遇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閱故牘。見曩年績溪知縣王柎。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夫縣尚能為。何以州反不能為乎。伏望朝廷采臣所奏。惟聖慈開納幸甚。

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刷沒官田產。以充開塘之用。臣之當節縮浮費。以助興脩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於朝廷無分毫費用之憂。於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願不貽歎。一。臣竊證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間出於意慮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為急務。嚴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之。脩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為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置潛火軍卒。則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犒之。凡此特瑣瑣常行者耳。惟是依山為郡。號為產木之鄉。未聞邃宇高堂。盡是竹籬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挺灾。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華其樂從。庶慮貧弱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貸之

門。寬其責償之限。今則棟橈相接。氣象一新。以可甜惠於未稅。豈徒救災於已者。雖然。猶未也。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為不可緩者。惟魚梁乎。此梁面扼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既有崔嵬峯律之勢。則水之映山者。富有淵濤噴溢之形。清輝相會。則鬱攸退避。雖一家之學。不足深究。然五行之理。必信有之。向來草創之初。未遑經久之慮。捍以柵木。壅以囊沙。偶值久晴。猶云可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蕩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脩葺。頗勝曩時。緣漲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寧非大利。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永之計。臣愚以為。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為之。夫石之勝於木也。人人共曉。特不肯為。目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局且。卷官帑以資私藏。累巨萬而未厭。為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為。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粗知節用。今未痛減浮費。遭到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間水落之後。方可漸次舉行。難者曰。歲非豐稔。小民整整。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州。皇祐間。吳中大饑。浮殍枕路。仲淹以為。歉歲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役。又新倉教吏舍。民之仰食於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小歉之時。興石梁之役。既可以濟貧民於目前。又可以貽利澤於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為乎。伏乞聖慈。先臣所奏施行。

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曰。本朝仁政有餘。而三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况。預借一歲。

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况。預借一歲。

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簿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釐其水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欺弄。上下為奸。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泰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洪舜俞進故事曰。漢高帝詔曰。欲省賦甚。今賦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時。時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輸調盜賊。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曰。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及民之實惠。漢世詔書出於人主之筆。精神心術之微。悉於詔見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詔。簡嚴明白。繼之文帝振貸減租之語。動動懇懇。其愛民實意。皆可以對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漢賦有三。曰賦以食天子。筭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邊。此詔所欲省。當是之時。又有獻賦。郡國假獻為名。重賦以為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未決。則初為筭賦。及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此見傷財害民。無如兵費之重。兵費百出。而欲行愛民之政。蓋難。然愛民之意。不可以兵而間斷也。武帝元狩之詔。謂君者心也。民猶文體。文體傷。則心憊。但非無愛民之意。而好大喜功。移之。臣嘗考司馬遷平準書。其論常取財贍兵。本末九十餘節。一節害深於一節。曰江淮之間蕭然矣。曰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曰三人言利。折

秋毫矣。曰吏道益難而多買人矣。曰稍稍置均輸通貨物矣。曰無慮皆鑄金錢矣。曰公卿大夫多詭譎取容矣。曰楊可告緡令緡矣。曰縣官有盜鐵鑄錢一故用益誅矣。曰株送後一財得補郎。郎還衰矣。而終至於曰不敢言擅賦法矣。而極高帝欲為民省賦。帝乃聽吏擅取非經常之賦。夫豈不知有民哉。宣郡萬新。顛顛待哺。恐廢前功。惟求趨辦。雖欲禁吏之不擅賦。不可得也。孟口賦三十。輪臺悔之。猶幸此意不絕如縷。而仁義之澤未至於遽斬。此所以壽四百年之脉歟。

牟濂上奏曰。臣既以正人心之說為陛下告矣。嚙蟻微忱。有不能自已者。竊謂今天下根本在東南。東南根本在百姓。根本所存。不可不加之意也。臣伏見天禧初。王旦為相。薛奎為江淮發運。旦告之曰。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旦又告之曰。朝廷濫利至矣。方是

時。天下全盛。斯民日在海涵春育中。民力必不至於甚也。而旦之責讀之。使人凜凜。以今視昔。為何如時。而可不深長思乎。蓋自西北有變。而事事仰給於東南。以江淮之兵。移戍天下之半。而兵力分。以東南之財。供給西北。調度而民力困。往時謂主兵者不卹民。今之牧民者。且不留意於民矣。貪暴之臣。苟取橫歛以飽其欲。而民生無一日蘇。聚斂之臣。剝膚滌髓以謀其身。而利源無一孔遺矣。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園。而陛下之赤子。始無所告訴矣。民根本也。民貧矣。雖欲歲富於國。不可得也。故馬周奏疏正觀間。謂有天下者。不在積蓄之多少。惟百姓之苦樂。今歲事不至甚歎。而田里不免愁歎之聲。賦入自有定額。而郡縣率多急迫之態。聖主以視民如傷為心。大臣以思斯民為念。而澤不下流。情不上達。非有司之責耶。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禍。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臣恐數年之間。或有水旱凶荒。

之變。壯者不散而之四方。則聚而為盜賊矣。雖有田疇。無人耕種。國賦安所從出。軍糧安所仰給耶。天下事未至。豫言固嘗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臣願陛下亟詔二三大臣。講求裕民之策。務力行於實政。不但付之空言。官吏之害民者。去之。政令之不使於民者。改之。有能為國家牧養小民。愛護邦本者。則重書褒嘉之。權用之。庶幾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平居無事。民知有生之樂。自有尊君親上之心。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不善。則何畏乎夷狄。何憂乎盜賊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惟陛下留神。

李鳴復上奏曰。臣竊見會稽為郡。賦重而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為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之蠲減。紹熙併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也。此無害其為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為

官市。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重而實。農空科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少緩。鞭撻即加。無復有所謂和矣。重以物價翔踊。視昔何啻數倍。官但督迫。民惟怨咨。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為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權申請。將列郡和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為難矣。然尚有可得而言者。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永安陵寢。弓劍歲焉。歲時之祭饗。程度有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屬居焉。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庶民不敢較。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它郡所無之盛美。宜得它郡所無之隆慶。今乃有它郡所無之撻撻。而又負它郡所無之供輸。為民父母。獨不當為之動心乎。臣自列官以來。士夫之論議民庶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困為言。臣伏而思

之。置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太寬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卹。以其為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為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輒以例言。何例之可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他郡援例也。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為湖田。輸于大農者六萬。此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欽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體例。一半之估。施行。使恣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必歡忻悅懌矣。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為一郡設也。

貼黃臣伏見紹興府和買為額既重。故人之避重就輕。其弊有三。稅戶為詭名。寺觀徵幸請免。蓋亭戶廣行包呂。詭名之弊。理當

歸併。但此名一出。則利未見而害先焉。為守令者。只當於割受之際。爭訟之頃。隨事討究。不為歸併之名。而伴有歸併之實。此最為得也。若寺觀之請免。自有正條。蓋亭戶之包呂。各有元額。倘蒙朝廷特賜行下。使之按條施行。依額考覈。則此重彼輕之患。庶乎其革矣。上有一半理估之令。下無偏重不均之勢。民其少謬乎。伏乞睿照。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文帝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今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何以勸焉。其勸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聞為國之本。在於厚民。厚民之本。在於擇吏。吏不得人。則惟務肥己。以瘠民。而困之根本。屢矣。成周或時。自鄉大夫以至比

問族黨之長。皆良吏也。改其民生而不傷。孝而不困。八百年之
基業鞏固而長久。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漢文帝最為有志於
民。然無它道。惟擇吏焉而已。班固傳循吏。以文帝時河南守吳
公蜀守文翁為稱首。謂其廉平而民從化。則吏道固以廉為本
也。蓋廉吏寡欲易足。必無苛征暴斂。旋膚剝髓之事。然以文帝
之留意若此。吏猶有怠忽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詔。責其不
加務於民。又謂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是必竭民膏血以自豐
殖者。故賜租稅之半以振贍之。其意可見。臣觀漢唐而後。季季
民事以擇吏為先者。莫如我朝。孝宗皇帝無日不申飭大臣。使
之遴選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屏。朝夕覽閱。其有貪刻害民
者。往往不待內外憲臣劾治。徑以御筆罷去。而於水旱凶荒之
歲。尤加意焉。其有於災傷之際。不恤民瘼。賦斂刻暴者。率皆不

償。重者至於追停。是以乾淳之際。民物殷阜。四里熙和。而無歎
息愁恨之心。可謂盛矣。臣竊見今歲橋人成功之時。淫雨彌旬。
功於農收。二浙水潦瀰漫。為害尤深。陛下哀聞元元。申嚴受納
斛面之禁。而於公田民田之租。皆有蠲除。聖恩所被。孰不感戴。
然更多不良。苛取故態。曾不悔改。而浙右輔藩尤甚。既蓋自
八九月間。禾方冒沒於水。腐爛於泥。百姓落落。無所告訴之時。
固已下令。督趨稅租。急於星火。且市斛之大。倍於文思。往往市
斛之二。乃可納文思之一。是五倍取於民也。往往以資賂道。以
規進取。如民命何。臣願陛下嚴敕監司使之督察。其有該民以
自肥者。必罰無赦。毋使肆其貪暴。賊吾赤子。精選慈惠。豈弟之
人。以一洗其汚。惟憐虐政之民。庶其有瘳乎。

金宣宗貞祐四年。尚書左丞胥鼎上言曰。河東兵革之餘。民猶復

然丁壯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餉所須。橫科頗急。貧無
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之為盜藪。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之已
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路州帥府遣官于邊。以請郡
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許。州縣憚帥府鞭笞。所在騷然。甚可
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
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契也。願朝廷亟止之。
如經費果缺。以息例勸民入粟。不猶愈于程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
棲。嶺諸院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
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未。之足禦過。舉一事而獲
二利。臣敢以是為請。詔趣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寢少。而兵戍益
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撥備。是例。然
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

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財儲。以濟不給。

貞祐中。朝廷徙河北軍戶。河南宰臧議。給以田。太常丞石抹世勳。上
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
民素時。若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况軍戶。率無耕牛。雖或
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為人所有。一旦北歸。無
無爭奪。切謂宜命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暇末。至春復還。為固守
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之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

興定二年二月。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彝。上言。山東河北。
數罹兵亂。遺民。罄罄。實可哀卹。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
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之
圖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擊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
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康本河北。農

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未開。臣
謂河禁。本以防鬪。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
驗實放渡。

元世祖在潛邸時。召真定府經歷官張德輝。問農家作事。何衣食之
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
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無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
歛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
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善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
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
遣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則如忽都虎者。使主民
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南風之君。禪五弦以宣阜財之意。征伐

之圭。封丞相以為官民之俟。一則體道而居常。一則知非而悔過。故
得黎庶若赴。羶之蟻。往往離歌。子孫如在天之龍。昂昂振楫。此蓋嘆
民之效也。夫常人之類。西盡施仁。况於少而無父之孤。老而無子之
獨。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王制
盡文。皆有常儀。禮也。勾踐之給食。小白之遺衣。帝惠之不虐。孝文之
收恤。霸王之道。何莫由斯。國家甲子年間。詔條內一款。節該鰥寡孤
獨。不自存者。給降贍濟。口糧有疾病。命官醫調治。其藥物。惠民局支
給。今又詔加米絹。蓋博施之仁。濟眾之聖。其揆一也。臣竊以聖人之
心。甚重。而在下者。不能承宣。故猶或米之盡也。下民之困。情理多端。
今略具民之無告者。四條。惟陛下察之。乃有燕樓成。翠邊臺。心膺
一介之微軀。赴諸軍之大役。雲霧湧。氣森森。月冷霜寒。憂憂心膺
情。或遺疫癘。或值傷亡。感由日以死。先拖黃沙而抱病。此其困者一

也。又有家寒力弱。徭役煩多。官吏督責於前。債主追徵於後。每天踏地。無計安身。愁氣上騰。災異屢降。或自甘於極利。或轉死於亡方。空桑梓以長時。恨終天之不再。此其困者二也。又有瘖聾啞。新者。侏儒。六親無依倚之人。无后所以矜憐之者。倘遇正官。廉吏。尚承優恤之文。如其暴吏。濫官。執啓眼青之額。已辜丹詔。還謁朱門。或驅轉之。弗能向溝渠而委命。此其困者三也。又有烏鏡其心。性馬牛而獲。或當家窘之時。或值年飢之際。或鵠水之簌。或噴藜藿以孜孜。恒產既無。良心盡滅。東西南北。輕遺父母以逋逃。冬夏晨昏。但見老羸之啼泣。霜風易季。日月難延。罔極之恩。恍然猶夢。加以手事靡寧。戶籍常存。將如何哉。維其瘁矣。此其困者四也。其餘冗事。難以具陳。若此之類。皆國家之當憂者也。伏望陛下寬父母之慈心。極生靈之困苦。凡軍戎之病者。命有司隨處以醫士治之。凡軍役之後。亡卒遺孽。

展於一阿。命大將軍以下。具三牲之禮以祭之。庶幾下民知恩意之深。抑之在上。盡當行之理也。凡廢疾而無依倚者。在不得自存之例。所在官司。不承化周贍者。以違制論。凡民之父母年及六十以上。及年雖未至六十而有疾者。子孫弟姪。不許遠離。離者以不孝弟之罪罪之。如已有人養育。不得已而遠離者聽。然後慎名器以建官。考幽明以核實。均賦役以立法。務農桑以教本。課義倉以賑災。先文化以易俗。禁奢侈以壯財。薄差稅以優民。若然。則無告者十可絕其九矣。其餘遵前詔而行之。雖欲見困窮之人。亦不可得也。

英宗至治中。幸五臺。右丞相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

奏議卷之一百九

